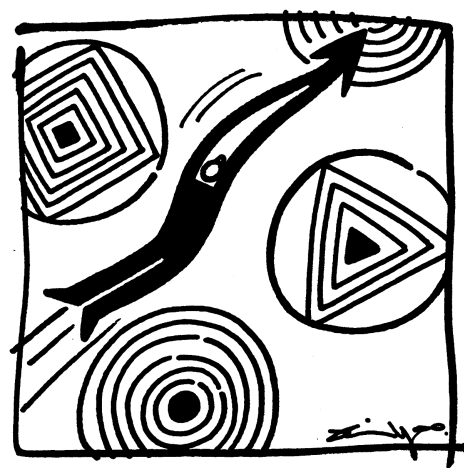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《红楼梦》第四回写到贾雨村因为通过贾政走王子腾的门路,得到重新启用,官授应天知府。方上任,就接手了呆霸王薛蟠打死人命而被前任官员有意拖延不办的陈案。

这里有一层小说作者故意留下的疑点:薛蟠正是王子腾的外甥,对贾雨村的任命是不是别有意图的呢?有人也许会说,贾雨村开始审案时,根本不知道案犯是何许人,足以证明贾、王两府并无通过贾雨村徇私舞弊的意图。谁要这样想那就真的幼稚了。高层官场,讲究心照不宣、不留痕迹,明白交托,成何体统?至于薛蟠的底子,不管是什么途径,贾雨村终究会知道,那还用操心吗?

告诉贾雨村内情的是一个“门子”,衙门里的杂役。当贾雨村摆出清官大老爷的势派坐堂问案、下令捕拿凶犯时,那个门子使眼色劝阻了他。门子向新任知府老爷详细地介绍了案情。你读小说的时候,不禁会感慨,这个门子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他先是拿出一张所谓的“护官符”,介绍了金陵最有权势的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的情况,说明新任的官员必须保护他们的利益,才能站住脚跟。除了护官符,门子还知道什么呢?他还知道这个案子的凶犯薛蟠躲到哪里去了,知道死者冯渊和他家族的情况,知道这两户人家争买的丫鬻,就是往日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不成功的人总是在改变目标,而不是去改变观念。

都是“天上不会掉馅饼”,可我却有幸从垃圾堆里捡回一件书法家任政的墨宝,这是十几年前发生的真实故事。那天清晨,我走到小区门口,见墙脚边垃圾桶处有一堆散乱的垃圾,还横七竖八搭着几只破损的镜框。我指着最大的一个,请示门卫大叔:“这个给我行吗?”“拿去,人家损脱的!”他微笑颌首,还替我出主意:“嗯,换张漂亮的画放进去,蛮好的!”我连声道谢,满心欢喜地将它拎回家中,认真擦拭框架,尤其是玻璃镜面,搞得一尘不染、

毫无疑问,元宵汤圆和中秋月饼的象征意义几乎是重叠的。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记载中国汤圆出现的最早文献,是南宋大学者周必大的一首诗:“今夕知何夕,团圆事事同。汤官寻旧味,灶婢诧新功。星灿乌云里,珠浮浊水中。岁时编杂咏,附此说家风。”诗,写得一般般,唯独题目却是中国饮食史的重要资料,其曰:“元宵煮浮圆子,前辈似未曾赋此,坐间成四韵。”由此坐实了汤圆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。

有意思的是,周必大谦虚地说,“前辈似未曾赋此”,意思相当明白:汤圆早就有了,只不过之前没有诗人关注到它而已。其实唐朝就有圆子,不过,它不是汤圆,而是“油圆”——油炸圆子。南宋末年陈元靓在《事林广记·杂集》中罗列了四种汤圆做法。遗憾的是,这些汤圆疑似都是实心的,而且“皆浮器面,虽经宿亦不沉”,不知耍了什么高明技巧。明代刘若愚在《明宫史·火集》中则提到,正月十五,“吃元宵。其制法,用糯米细面,内用核桃仁、白糖、玫瑰为馅,洒水滚成,如核桃大”。我能想象,这么考究的汤圆

年来就忘了我了?”贾雨村说:“却十分面善得紧。”这是一句客套话。那个门子就笑起来了:“老爷这是贵人多忘事啊,你把自己的出身之地都忘了,你不记得当年葫芦庙的事了?”原来,贾雨村还是一个落魄潦倒的穷书生时,曾经借住在葫芦庙里,门子本是庙里的一个小沙弥,就是还在做学徒的和尚。后来贾雨村赶考去了,葫芦庙被一把火烧了,这小沙弥无处安身,就把头发重新蓄起来,到了衙门当差。虽然是旧相识,可眼前的地位是天差地别,这门子跟大老爷说话的腔调怎么是这样的呢?不只随便,还带点讥刺。曹雪芹这么写,很有值得体会之处。我们可以想象,当初贾雨村穷得连客棧也住不起,寄居在一个小小的葫芦庙里,而小沙弥是个很精明又自以为是的人,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一个穷读书人住在庙里,还有什么出息呢?所以,虽然贾雨村现在做了知府,可是过去的印象还留在小沙弥的脑子里。他一方面跟大老爷套近乎,一方面还是大大咧咧的,好像还是一个小小沙弥跟一个穷书生在说话呢。

贾雨村是怎么反应的?书中说他就像被雷猛的打了一下,非常震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?一个穷书生,千辛万苦,经历多少风波,才走到这一步,他现在一本正经,又体面又高贵,竟然有个人知道他以前的种种可怜,种种可笑,现在这个人就满脸油滑、笑嘻嘻地站在

先生赠友人的墨宝,镜框长66厘米,宽46厘米,上书叶剑英《攻关》诗“攻城不怕坚,攻书莫畏难。科学有险阻,苦战能过关”。泼墨挥毫二十字,一气呵成,每字有如拳头般大小,筋骨老健、风神洒脱,足见书法大家的非凡功力。书法精品竟不幸遭人遗弃,又有幸被我虔诚捧回,用时下风行的话说,也许是我一介任政“铁粉”,真的与其有缘呢。说句不够谦虚的话,我闲时也写写毛

迎刃而解;喜欢吃大汤圆的人家,倘若以自己裹制为烦事,转求代工,却往往不能如愿。现在,除了在小菜场摊头、小食品店、少量点心店以及郊区农家乐还能买到,吃到大汤圆子外,整个买方市场急剧萎缩,溃不成军。以前不少家庭在春节还饶有兴致地整出一竹筴大汤圆子,如今由于人口偏少而不再大动干戈,这门技艺渐渐不传可知矣。

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吃惯了各色“宁波汤圆”还想“染指”大汤圆子?我只能说,欣赏姑苏八嘉、西湖十景之后,领略一下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,大概也算是一种完整的人生。更何况,大汤圆子并非“宁波汤圆”的放大版,自有其独到的一面。举例说,鲜肉大汤圆是不是要比鲜肉小汤圆更鲜美多汁?再举例,菜肉大汤圆是不是完胜根本无法以菜肉立项的小汤圆?还举例:要想体味出水磨糯米粉的细腻、幼滑、绵柔、弹性,非得吃大汤圆子不可。最后补充一例:

整个这一段故事,就是一大坏蛋和小坏蛋之间的精彩对话。大坏蛋和小坏蛋的区别在哪里呢?大坏蛋讲谦卑,讲体面,要讲大道理,即使要做坏事,好像也显得很犹豫。小坏蛋精明爽快,直来直去,一是一,二是二。这个案子要了结,关键的地方也很简单,就是让告状的人不再告下去就行了。《红楼梦》在这个地方的写法看起来好像非常奇怪。贾雨村怎么了?这个案子,小说里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:“贾雨村便徇情枉法,胡乱判了,都不需要细细描写。为什么呢?因为,凭借贾雨村的聪明才华,解决这个问题太容易了,徇情枉法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,没有任何难度。所以,曹雪芹都懒得去写了。到此,大坏蛋和小坏蛋完成了一场很好的合作。但小坏蛋并没有得到奖赏。结案之后,贾雨村就想起这门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,不能让他在这个地方待下去,就随便找了一个由头,远远地充发了才罢。就是把门子发配到不知什么天涯海角的地方充军去了。

有时候,一个人知道得太多是不好的,如果知道太多,还要统统显露出来就更不好了。这是门子的问题,他要成长为贾雨村那样的大坏蛋,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
七夕会

笔字,学得最多的,也恰是楷体行草,俨然试图在充当任政大师的一个从未谋面的小学生,奢望学点皮毛,不过悟性太差、道力菲薄,事与愿违罢了。而今,捡来的墨宝,堂而皇之地挂在墙上,寒来暑往、一年一年又一年。它浓郁了家中的文化氛围,升华成了装点宅舍的一个亮点。朝夕相处,它更成了指导我充实生活、激励我励志奋进“攻关夺隘”的良师挚友。真乃是平凡人生中的一件快哉乐哉之事!

大汤圆子合纵南北、连横东西的能力,小汤圆肯定望尘莫及。我从小受宁波猪油汤圆熏陶,历练出能裹一手像样的宁波猪油汤圆,一直引以为豪,然而却裹不好一只大汤圆子:歪瓜裂枣也就罢了,偏偏长成“扶不起来的阿斗”,遭受沉重的降维打击,瘫如烂泥。如何把握水磨粉的干湿程度,如何掌控合龙的严丝合缝,如何呈现包裹的圆润光滑,如何自然流畅地捏出甜汤圆那根“小辫子”……对我来说,都是小考考里的“三联动”,手忙脚乱不算,还烧了火,惨沮不豫,心灰意冷。我听说真正做得好的大汤圆子,是决不能将皮子往馅子“身上”一贴一裹了事,须在皮子和馅子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间,好比鱼皮花生,花生与鱼皮,珠连璧合,肌肤却不相亲。小时候很忌讳吃大汤圆子,因为害怕考试被老师吃“汤圆”(零分);上了年纪,才知道吃大汤圆子的可贵:你不是想长命百岁吗?不吃2个“大汤圆子”(零),光有一个1(一只调匙或一双筷子),行吗!

应了一首老歌,时光飞逝如电,倏忽间又是一年。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依然热衷过年,提早一个月便筹划回六安老家,并选择小年前一天返乡,儿孙们当然只能紧随其后。三十年来,随着二代人进城务工、就业,村里几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家,田地交给种田大户经营。过年,村里再无猪可杀,鸡肉鱼肉蛋超市里应有尽有;随着洗衣机的普及,各家再不用在寒冷的天气里捣开冰冻洗衣服。许多现代化的便捷之后,魂牵梦萦的年味也变了。小时候的年味,从腊月开始。腊月二十左右拐汤圆(磨年糕),将糯米洗净,在清水里泡个一两天,用最原始的方法——人工推磨将泡松软的糯米碾碎后晒干。大年三十、初一早上,糖汤圆或菜汤圆是餐桌的主角,一锅里有一两个“元宝汤圆”(包有二分或五分的硬币的汤圆),记忆犹新多个大人孩子中奖元宝汤圆的笑脸。小年前开始大扫除。拆洗被褥是个大工程,选择好天气是关键。其次,用热水浸泡被头上一冬攒下的油渍,接着用洗衣粉搓洗后,到结冰的塘里清洗,用棒槌捶,甚至穿上雨鞋踩,再用手拧干,一两天便能晒干。多年来,记忆里仍有肌肤接触干净被褥的舒服及被絮里所含的阳光味道。

二十七八年杀猪。儿时胆小,既怕杀年猪,也盼杀年猪。烫去毛的猪被开膛破肚,劈成两半,一半卖掉,另一半给主要亲戚送点,自己家里所剩无几。好在杀猪当天,基本能敞开肚子吃顿肉,然后把余下的束之高阁,大年三十、正月待客用。年夜饭的筹备是全家总动员,杀只鸡、炖条鱼、贴对联,各尽其职。开年夜饭前,先烧香祭祖。祭拜结束,燃放鞭炮。挨到年夜饭开席,孩子们狼吞虎咽扒点能动的饭菜(咸肉类的菜一般是摆样子留到正月待客的),便急吼吼赶去长辈家辞岁,以便收点压岁钱和花生糖果。殷实点的亲戚会准备好崭新的钱币,从五分、一角、两角到五角。现在的孩子不会理解,60后、70后的孩子曾为几毛钱的压岁钱,盼上一年的心情。六安乡土人情浓郁,有句歇后语,“不怕家里忙,拜年拜到麦子黄”。现如今,生活变得殷实、富足、便利,亲朋邻里却日渐疏离,缺少动力的走亲戚拜年,反倒成了负担。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,相顾却无言,共同的话题不多。混得不好的,羞于开口,混得好的,也想藏着,各家关起门自得其乐。父母健在,子女还返乡过年;父母过世后,没了念想,很多人清明时祭祖才回乡。故乡成了异乡。

相比往年,这个春节最平淡,可也最自在,既善待了自己,也善待了家人。三代人汇聚在爸妈曾经创业的房子,白天去户外徒步,晚上围炉夜话,老的少的畅所欲言,谈理想,话人生。一日三餐不是虚头巴脑的十个碟子八个碗,而是奉行极简原则,一道主菜、几个小菜,餐餐小酌,没人劝酒、拼酒,喝得舒服尽兴。如今,90后、00后说着普通话,吃着汉堡,喝着奶茶,在互联网里找寻快乐;而我们这些60后、70后的童真、童趣,很多来自过年的穷快乐,是一代人半生的支撑和回味。当下不缺吃喝,也就对过年少了期待,随之消失的就是各种筹备过年的仪式。但新型的春节,自有理性、踏实的简单、健康和幸福。随着城乡差别的日渐缩小,以后逢年过节,或许更多在城里工作的乡村人会选择度假村,一家人集体过传统的佳节吧。

